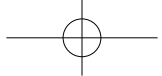


安奈特，一部女英雄史诗¹（节选）

[德]安娜·韦伯 作 杨稚梓 译

安娜·韦伯 (Anne Weber), 1964 年生于德国, 现居巴黎。德法双语作家, 译者。2020 年凭借作品《安奈特, 一部女英雄史诗》(*Annette, ein Heldinnenepos*) 获德国图书奖 (German Book Prize), 这是一部由散文诗体写就的当代史诗, 讲述了二战时法国女英雄安娜·波曼努瓦 (Annette Beaumanoir) 的跌宕一生, 但笔法不同于一般传记的冷静旁观, 而是在书页间创造了一个反现代的希腊神祇斗士。安娜·波曼努瓦其人, 即安奈特, 1923 年生于布列塔尼, 在二战期间是共青团和抵抗组织成员, 曾经救下两个犹太少年, 战后成为一位神经学专家。五十年代中期, 当时的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欲脱离法国, 安娜·波曼努瓦同情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 暗中协助反抗者运送物资, 后被判十年监禁。但她不可思议地逃脱图囚, 独自一人逃往意大利和突尼斯, 阿尔及利亚独立后一度在本·贝拉政府中担任要职, 本·

1 © 2020 MSB Matthes & seitz Berlin Verlagsgesellschaft mbH. All rights reserved.



贝拉政府倒台后又逃亡瑞士……《外国文艺》编辑部独家购得《安奈特，一部女英雄史诗》节选中译版权，在此刊出全书的开头部分，如神话般娓娓道来安奈特在布列塔尼的出生与童年。

安娜·波曼努瓦是她的一个名字。

她存在，确实，她也存在于

这些纸页以外的某处，那就是迪约勒菲，德语意思是

“上帝所造”，在法国南部。

她不信上帝，但上帝信她。

如果真有上帝，那就是他创造了她。

她很老了，但也可以说

她同时也尚未出生。今天，

在她九十五岁之时，她

在这张白纸上降生于世——

生在一片穿不透的空白中，盲目地

长久地环顾四周，这片空白

渐渐填入了形状和颜色

填入了父亲母亲天空流水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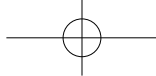
天空和大地长存，

流水却来了又走，它流向

阿尔格农河干涸的河床，在那里，

每天两次，水流把数小时侧立在泥中的小船

扶正起来。每天两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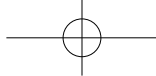
水流退回大海，这里的人管它叫袖水道¹，
也可以简称为 La Manche，法语的“袖子”
虽然这里既不是水道也不是袖子，
并不是空的，还不如说是条手臂：
大海的手臂²，由大西洋伸向
北海。轻轻地，
小船再次侧身卧下。

当时尚无人居住的房间，那方宇宙中，
游荡着四颗——有时也有六颗
亮晶晶的星星或眼睛。正如黑影在暗房的
虚无中慢慢升起，
星星周围也浮现出面孔。母亲。外婆。
父亲。孩子，名字叫安娜，
大家都叫她安奈特（念作 Annett），她让
这些行星运转。

要说年龄，安娜（如今的这个）
跟安奈特的差距
比她外婆跟她当年的差距远了一倍，但那个孩子
还存在于某处，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跟她融为一体，

1 原文为 Ärmelkanal，直译为“袖水道”，即英吉利海峡。

2 原文为 Meeresarm，直译为“大海的手臂”，即海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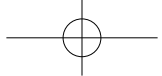
没有凋零，没有死去，那孩子正睡着，
她还在。

安奈特生在一条死巷，
这不仅仅是个隐喻，说我们所有人
都生在死巷。外婆的房子
在一列没刷过石灰的小渔屋之末，
这一列到了这里骤然终止在河边。
每栋小屋下层都是间起居室，
屋顶下则左右各一个房间。
“外婆的房子”并不意味着，
这房子是外婆的。她租住在这里。
住所简陋，因此
房租也低，然而小小一笔开销
对她来说还是太多了，她早早守寡，
用随潮捕鱼的收入养大了孩子们，
或者说不划船捕鱼：
日复一日，她在落潮时出发，
在湿漉漉的沙子里耐心搜寻
各种各样的海洋动物：蛤蜊滨蟹
帘蛤海螺，她背着筐子
把这些送到这一带的好多村子里，
送到那些地方——圣恩尼格、
拉吉克尔镇、勒特尔特、诺特达姆杜吉尔多
或者勒布雍——卖掉。



几乎两个世纪以前，安奈特母亲的母亲
生在十九世纪的布列塔尼，
是一家贫穷农户好多孩子中的一个，
这家人养活不了孩子们，于是把他们
一个又一个送到有钱人家做工。
这挤牛奶的小姑娘很穷。好长一段时间里穿不上
——后来真让她的小外孙女吓了一跳啊！——
内裤。她没有内裤穿。睡在稻草里。
她每年的薪水是一双新的木鞋，每两年
得到一条披风加上一双长筒袜
或者一条裙子和一件上衣，
这些根本算不上奢侈品，
只因为她尚未成年。她从没上过学。要是有人跟她一样，
或者有人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人家就管他们叫 *Illettré*¹。
五十岁时她第一次明白了——安奈特
那时大约七岁——她母亲从没吻过她，她此前
从没抱怨过什么，这时痛哭失声。她们
就那样坐着，外婆和外孙女，
两人互相吻啊吻啊吻啊，
抱头痛哭。父亲的事，她只记得，
那人很是粗暴。她那些兄弟姐妹，跟自己一样
都当过童工，她从来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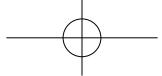
1 法语，“文盲”。



他们如今或许死了，或者下落不明了，
或者就住在这附近。安奈特
爱这位外婆胜过一切，外婆没有财产，但是富足，
没有读过书，但有教养。

跟我们所有人一样，安奈特还有
另一位祖母。她没那么爱这一位。
这是她父亲的母亲，一位波曼努瓦太太，
名字的意思是美丽的宅院，
在一个没有真正上流圈子的地方，
确实是**很不错**的人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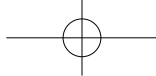
波曼努瓦太太也是寡妇，她是
公证人的女儿。安奈特在生命的最初几年里，
没见过祖母二号的面。祖母和
父亲之间的桥梁，在她禁止他
娶小渔屋那个姑娘——祖母一号的一个女儿——
那一天，就断了，
这无疑让波曼努瓦太太很难过，
可该怎么办呢？
她全身心抗拒这段
不门当户对的姻缘，可后来
这段姻缘里又很快地诞生了
一个安奈特，让她抱憾。她认为儿子
该更好一些，她是没错，
他确实更好一些，毕竟他为了恋人



拒绝了她那值得称耀的社交圈子和他的遗产。
当时那两人几乎还是孩子，根据法律
没有成年，没有父母的首肯
不能结婚，就这样，安奈特就跟
童话里写的一样——布列塔尼童话里那样——
在祖母一号的贫寒渔屋中
出生于婚姻之外，但并非爱情之外
暂时没登进出生登记簿里。

可以说，她有一对幸福的父母，
但这话对吗？
可以这样泛泛地说吗？
不是一直都说，幸福的状态
最多只有几瞬间吗？可他们什么时候
都很幸福，要是有人不同意这点，
可以说出来反驳，现在正是时候。
幸福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基调。安奈特就这样登场了，
从一开始就浸透在不可听闻的温暖乐声之中，
拥有父母那双明亮的眼睛
和无畏的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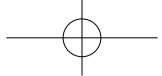
用所谓的幸福还不足以形容
她的父母，他们更是
幸福以外一切的对立。让身材高大，
小玛尔特则娇小，他慎重从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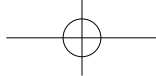
她喜欢说话，风风火火，但她也
有头脑，还很会讲故事，讲得人家
张着嘴巴专心地听。他喜欢叫她
“我的女斗士¹”，这主要指的不是
她的女权主义观念，而是说她看到不公之事
容易大发雷霆，气得呼呼喷气；用她自己的话说，
她像 *soupe au lait*，法语的“奶汁汤”一样，
反正就是那种很快就
煮过头的汤。她自学成才，教会了自己一切，
这个“一切”可能不是指一切，但也很多了，
读书的兴趣，打乒乓球，只有开车
她没学会，因为她太冲了，开不了车。

可想而知，有了这些
合适的条件，这家的女儿会成长为
她后来的样子，那是这薄薄一册介绍
概括不全的，光是那几十年满满当当的事迹
就远不是任何一张书封盖得住的。
假如真的光是各种条件就决定了未来，
我们就不用负任何责任了，
就摆脱一切罪责感、一切愧疚感了。然而
并不是那么简单。真正重要的事
还是留待将来；还是要人亲为。

1 “女斗士”原文为英语 *Suffragette*，即妇女参政论者，二十世纪初英美为妇女权利斗争的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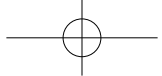
目前安奈特快五岁了，没错，她马上就要过生日了，但她还能过这生日吗？今天看来，这个问题很蠢，但当时答案根本不确定。原来她病得很重，毫无意识，不过后来她醒了，一下子就看到了那辆自行车，那是别人送她的生日礼物。她的父母没太留意世界经济危机，他们正经历自己的大萧条时期，坐在独生女儿的床前，没有祈祷，而是绝望又认真地遵循医嘱，医生自己也不真心相信这孩子还有救。脑膜炎。——最糟糕的已经过去了。安奈特恢复意识了，但并不是按个按键就好了，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直到九十年后她还记得，她的肌肉皮肤关节肌腱首先有了感觉，直到耳朵也重新回来，她才能听到父母的声音。在逐渐康复的病孩床前，两位祖母召开一场峰会。波曼努瓦太太与布鲁内大娘——村里人就是这样叫祖母一号的——会面。



Enchantées¹，是啊，两人高兴至极，
不过主要是因为
小姑娘病好了。安奈特的父母
如今已经成年结婚了。
安奈特现在用父亲和
妥协了的祖母二号的姓氏，
在证件上叫做莱蒙德·玛赛勒·安娜·波曼努瓦。
她早就离开了小渔屋
跟父母和外婆一起
搬到了阿尔格农河上的铁桥
——或者说吉尔多桥的另一边
为了造这座桥，
外婆的丈夫，一个铁匠，来到这里，
然而才过了五年，生了三个孩子之后，
他就（得了肺结核）死了。新房子，
又是一座小屋，在河的另一边，正对着
她出生时那座房子。隔开两座房屋的河水
——发大水时是一道宽阔的大河——
退潮时只剩下两条溪流。

看啊，幸福家园，如今，
要是有人站在桥上，
望着左右两座小屋，可能会
这样想。第二座小屋的门厅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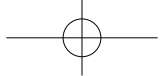
1 法语，“幸会”。



在大门和父母的卧室门之间，
一家人吃晚餐之前会踢足球，
拿这两扇门当球门，
一直踢进十个球为止。
然后是一场激烈的摔跤比赛，
幸福家园里有时会开展这样的比赛，
当有迹象表明人们——唔，幸福的时候。

如果办舞会，下面桥边奏起乐来，
外婆和安奈特会打开窗户，
在厨房里跳波尔卡。
让，安奈特的父亲，是个共产主义者，
不过神甫——我们在布列塔尼，
神甫信天主教——
也就是 *monsieur le curé*¹ 常常过来
吃晚餐，一旦你知道，
他刚一上任就给所有人插上了一样的蜡烛，
确切说是同样大小的蜡烛，
这就不足为奇了。
在此之前，办圣餐仪式时——
根据家里父母有多少钱——有人
胸前举着一根手指大小的蜡烛头，有人
——比如小蒂博内——

1 法语，“神甫先生”。



举着一根柱子似的蜡烛。

父亲跟这位神甫关系不错，

为了不让他操心，

把安奈特送去参加了第一场圣餐会

(母亲玛尔特对此没什么兴趣，

但她也喜欢这位神甫)。于是

有两周时间“神秘主义爆发”(安奈特的原话)，

这定然不是毫无意义，然而

过了几乎一个世纪再看

当然算不了什么。无论之前还是之后看：

算不了什么。像大仲马的小说写的那样，

这个地方有蓝党和白党，

也就是共和党人和保皇党人，

后者不一定仍然是

保皇党人了，但肯定是传统主义者，

信天主教。蓝党依然是共和党人，还是

宗教无权主义者，意思是，他们想

把教会分隔开，自然要让教会远离自己，

但首先是远离政府，如果真能成功，

他们就不再多说了。

在布列塔尼，这仍然是一个虔诚——

不如说不虔诚的愿望。在勒吉尔多

有所天主教女校，孩子们

大多去那里上学，就连那几位富农的女儿

和侯爵田产的雇农的女儿也去，这里有位



侯爵，还有座城堡。

第二所学校是公立的，相遇在这里的女孩
从有些穷困到穷苦不堪，
是 *au long cours*¹ 或是说远洋海员的女儿，
在纽芬兰岛前大量捕捉鳕鱼，
做成鳕鱼干，也就是腌制好后，
过几个月带回家来。沿海捕鱼的渔民之女
也在其中，还有两三个
农民的孩子，总共三十个姑娘，也就是一个班级，
再多的话，*école laïque*² 就顾不过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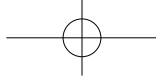
安奈特在那里学习读写，还不怎么通晓，
就开始教外婆，外婆确实既不会读也不会写。
安奈特的被窝成了间不错的教室。

几个月后两人都识字了，也可以说：
会解读字符了。在安奈特的帮助下，
外婆写下了这个值得纪念的句子：“今天
我用园子里的土豆和葱做了一锅汤。”
虽说有些吃力，但她还是给女婿念了
一本词典的一个词义，可惜没有记录说明
她念的是哪个词。

然而我们看到：即便在被窝里，
“启蒙”这个词仍然是有意义的。

1 法语，“长期”。

2 法语，“世俗学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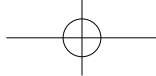
四分之一世纪后，外婆躺在
临终的床上。安奈特在她身边，
为了承受这场离别，她紧紧抓着
自己正在读的那本书
——也就是说，其实没读的那本书，
只是带在身边的那本。这是阿瑟·库斯勒¹
写的，名叫 *Darkness at Noon*²，德语译名是
“日食”。法语版
封皮上写着 *Le zéro*
et l'infini，法语的“零和无限”，总共三个标题，
分别被这间垂死之人的房间
赋予了一个新意义。
将死之人朝那本书
伸出消瘦的手，久久地
端详着那书，然后用——嘴唇上带着
意味深长的微笑——骨节分明的小手指指着 *zéro* 的 *z*，
有点狡黠地轻声说道：这个
我记不得了。

安息。

回到开头，因为安奈特的生活才
刚刚开始。如上所述，

1 阿瑟·库斯勒 (1905—1983)，匈牙利犹太裔英国作家、记者和批评家。

2 英语，“正午的黑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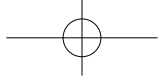
她 1929 年就拥有了一辆自行车，
无疑，不是每个五岁小孩都可以
说自己享受这种待遇，尤其是当他们像安奈特一样
父母不算特别有钱的时候，不过
不是每个跟她一样大的孩子
都是自行车赛冠军的女儿，
好吧，冠军说不上，
但肯定是参与过环法自行车赛的
运动员，而且他在二十出头时就参加了，
那时安奈特还没出生。

后来，他在吉尔多河岸边，
就在桥边那房子底下，
开了一家修自行车和其他轮盘的店——
牌子上写着

Cycles et petites machines agricoles¹

后来他有了村里唯一一辆——
不，两辆汽车中的一辆，
不过他开车主要是为了
轮流接送邻居们来来回回：
在这之前，勒吉尔多很缺
免费出租车。到了冬天，一小段路程之外，
同一条河岸上，有一家演马戏的住在
三辆大篷车里，他们过去是吉卜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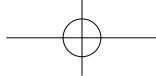
1 法语，“自行车和小型农业机械”。



用法语说叫 romanichels¹，他同样给这家人
免费修理独轮车和别的，有什么修什么，
安奈特也喜欢跟他们家女儿——其中一个女儿——
玩耍，虽然怎么说外婆怎么都不信，
那孩子身上没有虱子。
就算是教皇一口咬定没有，
她都不会信他，
而且她是这家里唯一一个
对教皇还有几分相信的人。
外婆白白地费劲，
不让两个孩子的脑袋
凑到一块，还用她那把精细的梳子
轻柔地给小姑娘梳头，
然后拿可丽饼宠着她。
你看，波曼努瓦家的
三代四口人是很好的——
实际上是你能想到的
最好的邻居，那些吉卜赛女人
一遍又一遍地为他们求神祈福。

和父母一样，孩子们在学校里
也分成两拨：田里一拨
海里一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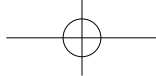
1 法语，“流浪的吉卜赛人”。



也就是农民和海员的孩子，
这些孩子说起话来咕咕噜噜的，
别人在他们身边都感觉
自己是上等人。
你要是住在河口边上，
就算自己不出海，
也会心向海阔天空。
潮水把小货船送到河上游，
水退回去之前，小船必须
很快卸货。

海员常常跳上岸去，
没人听得懂他们，尽管如此
人们还是跟他们聊天。La maîtresse¹，
公立学校的教师，是一位商舰军官的遗孀，
之前，那军官的船连同全体船员一起，
在冰岛附近
被西北大西洋吞没了。
她自己倒是没被吞没，
每天早上站在全班面前，班里有两个
叫格曼妮的小姑娘，成绩几乎一样差，
然而 maîtresse 只会扯其中一人的发辫
以示惩罚。她们中哪个

1 法语，“教师”。



可能是市长的女儿呢？
安奈特早早地理解了
什么是不公，这首先要归功于
这位启蒙教师深远的影响。
她成了迪南¹学院的 interne²，
这是所十一岁以上学生上的
公立学校。Interne 的意思是，她吃住
在学校里，只是每两周回家看一次
父母和外婆。在公共汽车上，
她总打量一个名叫让-巴斯蒂³的男孩子，不，
男孩实际上叫什么，她并不知道，
但她这样称呼他，因为他身材瘦削，
一头褐色发卷，跟施洗者约翰一样。
她挺早熟的！但那男孩没有留意到。

十三岁那年，1936年，她在
海边的老家度过了最后一个夏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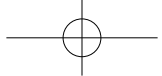
**Mais qu'est-ce que c'est que
tout ce monde?**⁴ 老天，这里这些人
到底想要干什么？社会主义者和
共产主义者带来了

1 Dinan, 布列塔尼的小镇。

2 法语，“寄宿生”。

3 Jean-Baptiste, 即法语的“施洗者约翰”，同时也可作男名使用。

4 法语，“但这些都是什么人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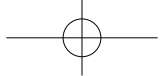


带薪休假，只有十四天，
但总比没有好，万岁，人民阵线，
Front Populaire¹。这些人大批大批地
从慢火车上下来，从小公共汽车下来，
从所有轮子转动的车上下来，他们挥舞
渔网和小铲子，穿着休假时穿的衣服，
那是种特殊的周日礼服，
是蒸汽机的烟给染黑的。
到处都是他们的人，他们唱歌、打球。
过去是海岸线的地方，现在只有
一道宽阔的人民阵线。
来的这些人，无论来自哪里，
都成了巴黎人²，
并不是你们想的那样，而是——换一种说法——
Parisiens³，被称作首都人了。
这是 1936 年夏天。德国正发生着什么，
人们都知道。意大利被墨索里尼统治着。
西班牙开始打内战。
在布列塔尼一个小地方的
一个十三岁女孩看来，这一切似乎
比叙利亚或者乍得对如今的我们
还要遥远得多，但表象是骗人的，

1 法语，“人民阵线”。

2 原文为德语 **Pariser**，原意为“巴黎人”，现多用作“安全套”的俗称。

3 法语，“巴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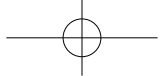


向来如此，因为第一批西班牙人已经来了，
确切讲是西班牙女人，她们的丈夫死了、
受伤了，或者被捕了，她们带着孩子
来布列塔尼避难。

自从父母不再在河口生活，
到迪南定居，
安奈特就不再是 interne 了，
父母在迪南帮助逃难过来的西班牙女人，
此外还开了一家小餐馆，
实际上这些事跟安置委员会做的
没什么本质区别，他们出于荣誉——
抑或出于友善，
也加入了委员会。安奈特本是
和平主义者，直到她十五岁那年，
开始更希望成为恐怖主义者。这都是陈对她的影响，
这是马尔罗¹的《人的境遇》(La condition humaine)²
中的一个主要角色，他 1927 年在上海
一场工人和共产主义者起义期间
先是行刺，后进行自杀性攻击。
人就这样，因为死亡获得生机。
是因为他人而死？还是因为
他是一心想死才死？

1 安德烈·马尔罗 (1901—1976)，法国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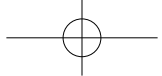
2 马尔罗的小说代表作，出版于 1933 年，曾获龚古尔奖。情节关于 1927 年的上海四一二事件，上文的“陈”指小说主人公之一陈大儿。



死亡的意愿拯救了他，
让他摆脱了死亡的必然，
从而摆脱了“人的境遇”。
马尔罗获得了龚古尔奖，
要是相信批判界对他的意见，
可以说马尔罗是个挺难评价的人物。不过，不管怎样，
现在要讲的不是这些，而是 *exaltation*¹，
是那种入迷的感觉，以及为了一个原因一个目标
一个理想定要献出自己生命的情感。1938年，
第一个德国难民到了，这是个女子，
名叫埃尔泽。“虽说她一看就是个德国人，也就是说
是个敌人，但她很漂亮。”（安奈特的原话）
埃尔泽来自柏林，不怎么说法语，就算说，
也说得糟，但她还是能够多少明白一些，
比方说明白别人不信任她，
于是后来她谈到自己的叔叔，
说他在自己的店里被几个
出来进去的小伙子私刑处死了。
显然，她说的是实话。

后来开战了，不过至少
在法国，战争还根本没有打响，
不如说还是风平浪静，或者是在闲着，
虽说这战争根本不是

¹ 法语，“激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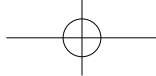


什么有趣的东西，但法国人呢，还是称之为
la drôle de guerre¹，滑稽的战争。并不是因为
他们比邻居们幽默太多，但
他们并不精于外语，
所以没有像英国人那样称之为 **phony war**²，
虚假的战争，而是把这理解为 **funny war**³。

后来不滑稽的战争降临法国。
进攻战役始于 1940 年 5 月 10 日，
结束于 6 月 22 日。这六周
——仅有六周，连几个月都不到
德国军队迎头撞上的也不是混凝土，
而是黄油——八十年后仍然
深藏在法国人的骨子里。七月，
德国人踏着正步，或者说鹅步
穿过迪南的街道。
安奈特十七岁了，这次更愿意
在近旁好好看看。此时，这几周
决定了她身上的某种东西
——假如那不是好久以前
就在阿尔格农河口边已然扎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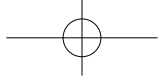
海水涌来时，河水

-
- 1 法语，“滑稽的战争”。
 - 2 英语，“虚假的战争”。
 - 3 英语，“滑稽的战争”。



会反抗洪流。春秋二季，
涨潮落潮比他时更甚，人说
这叫“大潮水”，或者“活跃的水流”，
如果咸水和淡水
猛地碰撞到一起，就可能会有一道水墙、
一道会移动的水坝——
也就是所谓的 *mascaret*¹——升腾而起。
那总是始于微而后成。她那时十七岁，
正在过暑假，有人跟她搭话，是个男人。
这可能是爱情的起点，但
并非如此。男人叫做 S.，是一名战俘，
还有两名同伴，他们跟他一样，
在司令官参观城市时，
给他当翻译。没人用心
看管这几个人。S. 可以跟
刚好路过的安奈特
悄悄说几句话。事关
去过去的兵营——
现在的战俘营——取几个
小包裹，送到其中最小的
包裹上写着的地址去
(其余的包裹上写的都是
编造的地址)。他问她愿意做这件事吗。
唔，您想到哪儿去了？没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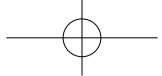
1 英语，“怒潮”。



她要去。标着的地址处住着
一位美丽又勇敢的女裁缝，
这位裁缝擅长白手起家，
好吧，或许是有了这些小包裹
才能白手起家。她把一头金发
编成一个冠冕，风闻她过去在巴黎
有过一段 *vie de folie*¹，
疯狂——不如说——下流的生活，那期间
生过一个儿子，儿子现在德国坐牢。
安奈特又见了 S. 两三次，
后来他偷偷逃跑了，去了伦敦，
这是别人几年后才知道的。
他留给她的还有一本《希望》(*L'Espoir*)，
这又是马尔罗的一本小说
——讲的是西班牙内战，
S. 亲身经历过——以及
自己行李里的另外几本书。
之后他就走了。现在她新认识了
一些人，这些人把她介绍给
抵抗组织的成员，比如说有个 *instit*²，
也就是小学教师，之后她在这一年
以及第二年夏天骑着自行车为这人
把各种东西运来运去。毕竟，跟大多数事情一样，

1 法语，“疯狂的生活”。

2 法语，*instituteur* 的简写，“小学教师”。



反抗运动也与人们想象的不同，
 并不是一个一了百了的决断，
 不是一步迈入，而是极慢极慢地
 陷入某种谁都不懂的事物中。
 要反抗的第一样东西，
 就是人自己。
 自己的恐惧。要是有人查清楚她在干什么，
 看到她带着禁止携带的文件或货物，
 那该怎么办呢？她学到了，
 恐惧是可以被克服的。

上海译文出版社近期亮点新书书目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语言》(博尔赫斯全集)

[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何塞·埃德蒙多·克莱门特 著 王冬梅 译
 2021年3月 60元

《死亡的样板》(博尔赫斯全集)

[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 著
 施杰 李雪菲 译
 2021年3月 65元

《伊西德罗·帕罗迪的六个谜题》

(博尔赫斯全集)
 [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 著 刘京胜 译
 2021年3月 68元

《两个值得回忆的幻象》(博尔赫斯全集)

[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阿道夫·比奥伊·卡萨雷斯 著

刘京胜 译

2021年4月 58元

《代价》(阿瑟·米勒作品系列)

[美]阿瑟·米勒 著

麦熙雯 译

2021年4月 49元

《裸猿》(裸猿三部曲)

[英]德斯蒙德·莫利斯 著 何道宽 译

2021年4月 48元

《人类动物园》(裸猿三部曲)

[英]德斯蒙德·莫利斯 著 何道宽 译

2021年4月 48元

《亲密行为》(裸猿三部曲)

[英]德斯蒙德·莫利斯 著 何道宽 译

2021年4月 48元